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 · 日本方阵

高树信子

Takagi Nobuko

透光的树





透光 的 树

高树信子
Takagi Nobuko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光的树/(日)高树信子著;陈喜儒,李锦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许金龙主编)

ISBN 7-5059-3906-8

I. 透… II. ①高…②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397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2001-3475 号

Copyright(c) Nobuko Takagi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书 名	透光的树
作 者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译 者	[日]高树信子
出 版	陈喜儒 李锦琦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责任编辑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李珊利
印 刷	李寒江
开 本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字 数	850×1168 1/32
印 张	231 千字
插 页	12
版 次	4 页
印 数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1-8,000 册
定 价	ISBN7-5059-3906-8/I·3021
	20.00 元



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的构建者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许金龙 [日]原善

总序

今年年初,在日本纯文学期刊《昴》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当被问及日本的小说今后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时,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几乎不加思索地随即回答道:“不远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惟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仿佛要印证大江先生的这番预言一般,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日本的中青年女作家们接连发表了诸多新作,其中有柳美里的《魂》(2月)和《口红》(3月)、高树信子的《燃烧的塔》(2月)和《妖冶的风景》(4月)、小川洋子的《眼睑》(3月)、笙野赖子的《爱别外猫杂记》(3月)和《涩谷色浅川》(3月)、川上弘美的《先生的皮包》(6月)、山田咏美的《姬君》(6月)等等,在四月里,柳美里还因为《命》(2000年7月)而

透光的树



获得杂志文化奖。当然,日本中青年女作家的这股“人气”并不是突然始于新世纪的这半年,我们将目光上溯至上世纪的下半叶,便可以发现目前这股“人气”只是发端于上世纪末期的女性文学热的延续和发展而已。我们不妨看一眼最近十年来日本中青年女作家获得芥川文学奖的情况——小川洋子以《妊娠日历》(1990)获得第104届芥川奖、多和田叶子以《狗女婿上门》(1992)获得第108届芥川奖、笙野赖子以《跨越时间的联合企业》(1994)获得第111届芥川奖、川上弘美以《踩蛇》(1996)获得第115届芥川奖、柳美里以《家庭电影》(1996)获得第116届芥川奖。细心的读者这时或许会发现,日本青年女作家们不仅在以芥川奖为主的各种纯文学奖项中占据显著位置,即便在获奖以后也是异常活跃,较之于获得各种新人文学奖后便再无声息的诸多青年男作家来,女作家们的表现可谓是“咄咄逼人”了。于是,人们对日本全国各地大小书店里专设的女作家专柜也就不会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出,没有大量而固定的热心读者的支持,这样的专柜是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文坛,就会发现充满叛逆精神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那时就写出了讴歌生命、充满热情的《乱发》,而同时代的女作家樋口一叶则在24岁因病去世前为后人留下了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比本领》。在更为久远的一千多年前的平安王朝时代,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同为宫廷女官的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分别写出了日本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第一次有意识地提出了大和民族的审



美特质——物哀和幽玄，千百年来哺育和滋润着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日本文艺评论家川村湊先生不久前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期间指出，在日本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存在着三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即前面提及的平安王朝，被称为双玉璧的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共同开创出了女性文学的辉煌期；第二个高潮期则是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代，由樋口一叶和与谢野晶子等女作家和女诗人一同形成了活跃期；而第三个高潮期就形成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由包括本丛书所介绍的十位日本女作家在内的一大批中青年女作家不断推向新的高点。川村先生还认为，这三次女性文学高潮期在形成过程中，都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对本民族传统语言的变革。没有《长恨歌》等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将宫廷贵族老爷们使用的汉字改变成日语假名文字，很难想象平安时期能够出现《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这样的不朽之作。同样，不接受西方近代文艺思潮和文艺理念，不将文言体改变成言文一致的口语体，樋口一叶和与谢野晶子恐怕也不可能在刚刚开始近代化进程的明治时期留下《比本领》和《乱发》等传世之作。当然，现今的日本也处在一个“外来语非常多，观念在不停地变，社会也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而女作家们对于语言恰恰又很敏感，于是，“她们不但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语言的变化，还从这种新的语言的变化中产生出一种十分微妙的语言。这是男女之间的差异，也是日本女性文学繁荣的因素之一”。

不过，上述因素恐怕还不足以解释日本当代女性文



学如此“兴旺发达”的成因,更不会是日本年轻的女作家们今后得以创作出“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全部要素。为此,还是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文学座谈会上,大江先生给了我们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还需要有当代“女性所具有的真正的、强韧的革新精神。”而这种“真正的、强韧的革新精神”所面对的主要对象,便是被称之为封建传统文化之象征的家族制和家庭制,以及在家庭乃至社会各个领域占据中心甚或统治地位的男性原理了。上世纪最后一个年头的岁末,中国最优秀的日本文学学者叶渭渠先生在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围绕“日本杂种文化与现代化”而进行对谈时,曾就中国的封建残余思想做了这样的归纳:“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于官本位、等级森严、个人专权、血缘宗法现象……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此,加藤先生也就日本的现状尖锐地指出:“封建性虽然逐渐淡化,群众的盲从性也逐渐以缓慢的速度减少,但依然存在。所以,日本的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就是依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思想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日本的社会生活 and 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之中则更是没有例外。就其实质而言,传统的家族制和家庭制的核心之处即在于父权和夫权。作为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和日本女性的代言人,日本女作家们批判性地向这种让她们越来越难以适应的沿袭了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发起了挑战,进而尝试着对形成“神”、“国家”、“天皇



制”和“家族制”的封建传统文化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和反思。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日本女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来反映这种挑战、剖析和反思——日本当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津岛佑子借助《猬集着生物的家》和《梦的记录》等作品，力图否定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家庭模式，进而通过肯定女性的性和生育机能来探索女性的生命价值和存在形式，构建以女性为主体的新的家庭模式；当由血缘关系维系着的传统家庭制和家族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时，柳美里似乎在考虑用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来取代传统的家庭，尽管她的近作《命》和其续集《魂》中那个由不同血缘、不同姓氏和不同户籍的成员组合起来的家庭有悖于传统的家族制和家庭制，也有悖于日本现行的户籍制和相关民法；在《磁石》等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由成年女性和少女形成的“磁场”周围，吸附着细小铁屑般的成年男人，或许，这就是作者山田咏美意在将女性置于两性间中心位置的所谓“磁石”现象；在《大拇指 P 的修炼》等作品中，松浦理英子干脆从性爱关系中抽去肉体或生殖器的因素，以此向男性在性领域占据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进而试图颠覆“以性器结合为中心的性爱观”；或许也是出于对男性的不信任，多和田叶子笔下的丈夫则通常是一些诸如《狗女婿上门》和《失去脚后跟》中由狗变化而成的来路不明的男人和鱿鱼；出生于伊势地区的笠野赖子在《二百年忌辰》这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极尽辛辣嘲讽之能事，意在借助象征血缘关系的法事向沿袭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等等，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剖析和反思在客观上繁荣了日本当



代女性文学,也为在新的世纪里反对甚至消除封建残余思想起到或将起到具有深远意义的启蒙作用。

那么,这一波日本女性文学热又是始于何时呢?一般认为,中泽惠在十八岁时创作的《感受大海的时候》(1978)成为畅销书一事应该是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这部并不全是虚构的作品中,小作者直率地表现了女主人公——一个敏感的女高中生——在十八岁时感受到的性体验以及与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同时,还成功地描述了借助大海而感受到自己与母亲间的一种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引发的身体感觉。诸如此类通过挖掘日常生活中幻觉般的感受来执拗探究女性生理和心理的描述,给阅读界和评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当然,这部作品的走红以及日本女性文学随之呈现出的繁荣局面不可能只是一个偶然,日本国内外围绕妇女问题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和相关事件,或许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注解。——1975年11月,国际妇女年日本大会召开;同年12月,联合国宣布自1976年至1985年的十年间为“国际妇女的十年”,为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女性地位提供了契机;1986年,日本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95年9月,第四届国际女性会议在北京召开;1999年6月,日本实施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以此为背景,人们开始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来改善由性别造成的差异,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上由性骚扰引发的官司越来越多,批评界关于女权主义以及性学的批评也逐渐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在大学里,开设女性学课程的学校急剧增加,进而相继设立了女性学中心和性学研究所。前



面提及的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来的女性化倾向,其实正是对以上这些活动或关注的回应,真实地反映了女性要求改善自身境遇的积极诉求,并试图从占统治地位的男权的压迫下获得自由表现的机会和权利。作为男性原理的受害者和日本女性的代言人,女作家们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也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学表现水准,使得日本的女性文学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繁荣景象。早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日本男性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制度曾经遭到女作家们的猛烈进攻,因而现在已经不再像当年那般森严了,这就使得当代青年女作家们所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这个对立关系,而是更为广泛地关注诸如精神与身体、现实与幻想、日常与非日常等对立关系,在新的小说里追求表现的各种可能性。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江先生的预言——“不久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惟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

我们期待着大江先生寄以厚望的日本青年女作家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和感动。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当您阅读这些由中日两国最为活跃的女作家创作的作品时,可能会觉得即便存在着国别、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但作为同在亚洲的同时代人,其实我们面临着不少相同的问题。您也可能会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各位作家间的本质性差异,从而思索造成这些差异的成因究竟是所处环境使然还是作家的个性所致,进而加深对各位作家特质乃至两国文化本质的了解。我们诚挚地希望,由阅读引发的种种文学性思考能够成



为拓展和加深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契机。

最后,我们还希望您能记住并和我们一道感谢以下这些朋友,他(她)们曾为这套丛书的问世提供过无私和慷慨的帮助。他(她)们是: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缪丽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陈众议先生;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和黑井千次先生;中国学者叶渭渠先生和唐月梅女士;日本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和川村湊先生;日本学者千叶宣一先生、神谷忠孝先生、野坂幸弘先生;长年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矢野玲子女士。

2001年8月 于北京



作者简介

高树信子（Takagi Nobuko，1946—）出生于山口县防府市，孩童时代就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柔弱女孩。1966年考入东京女子短期大学英文系后，即参加学校的文艺部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984年1月，高树因《拥抱光的朋友》（1983）而获得芥川文学奖，成为战后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

这部中短篇小说选集中的大部分作品看似是对现实的描述，总会在不经意间将情节引往与水相关联的非现实意境，并不断散发出阵阵清新气息，让读者在掩卷之余感觉到灵魂内侧显现出的大小裂纹，察觉到作者正陷入尴尬的两难境地——站在女性立场上热情讴歌笔下人物鲜活的生命和带有官能意味的欢悦的同时，却又在原罪意识的影响下，为那些有悖于传统道德观念的举止感到些微不安。那种两个男青年同时爱恋一个女性的故事结构，是她许多作品的坐标轴。

目 录

总序 / 1
透光的树 / 1
环流 / 170
内侧 / 183
绿潭 / 200
烧掉番茄秧 / 213
海雾 / 230
月夜 / 249
浮升 / 263
节孔 / 283
伤口 / 303
消逝 / 324
软皮蛋 / 343
高树信子的文学世界 / 361
高树信子创作年表 / 371

透
光
的
树



透光的树

1

手取川发源于白山,流经加贺平原,注入日本海。河水裹挟着两岸山峦的泥沙,缓缓而行,在阳光下,悠闲地摊开两掌,铺展出一片广大的流域。这,便是鹤来镇。北陆铁道石川线上加贺最大的车站——宫,就坐落在这个镇子的中央。过去在农田中单线行驶的电车北上三十分钟,可以到达金泽犀川附近的野町车站,现在乘汽车也就是二十来分钟的距离。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里作为金泽的城郊小区,人口虽然增加了许多,但过去这里是白山的人山口,作为白山信仰的发源地也相当繁荣。

鹤来,这个镇名似乎让人听到了仙鹤的翅膀划破天空的声音。这里也流传着许多关

透光的树

1



于白山的神话与民间传说,如一只仙鹤为报恩来到镇上等等。其实,除了仙鹤之外,这个镇子还有值得炫耀的过去,这便是兵器的制造。金刃宫门前街发展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切。

大约六百五、六十年前,富坚家平定了平原一带,听说从事兵器制造的藤岛友重是从越前移居到这里来的。后来,这个家族厌恶了族与族之间的争斗,曾一度逃往越中的深山。前田利家迁入加贺时,他们又重新返回鹤来的北部,在松任定居了下来。

后来,这里的铁匠们都放弃了兵器,而从事农具的制造,打造一些锄头、锹之类的农具。当然,也偶尔制造一点刀、剑之类的兵器,但极少,只是作为艺术品而已。到了近代,农具制造业日渐衰退,有极少一部分祖传制造兵器的工匠悄悄地迁到这里。

这其中,最后一个人是山崎火峰。昭和五十八(1983)年,长期的贫困终于使他离开人世,享年八十六岁。六十岁以后,他就苦于铁匠职业病的折磨,腰疼,肩疼,再加上每天吸五十支烟,又长年吸入铁炉散发的热风 and 铁末,最后死于肺癌。

八十六岁的高龄也许算做长寿,但不管怎么说,由于火峰的逝去,鹤来传承于世的刀剑制造,由此也划上了句号。

前面讲过的藤岛友重一支逃到越中后,得到山崎甚一郎一家的照顾,后来这户姓山崎的人家也随着藤岛友重来到鹤来,加入了制造刀剑的行当。火峰是他们的后代,这是他至死都坚信不疑的。这个制造农具的贫穷铁



匠,就这样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辛苦地生活、劳作。可惜,渐渐地,他们被人们遗忘了,知道藤岛友重的,现在只有地方志的学者们。

可火峰老人却并没有随着年龄增大、面容变老而宁静、恬淡,他牢记着祖先的辉煌,内心充满了悲壮。了解他心情的人,只有他的独生女儿千桐。

火峰老人的一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秘。他顽固、偏执、极端,比起他本人,他的女儿山崎千桐更为了解他。

千桐既是火峰老人这种性格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也全面地承袭了他的性格,她吮吸这块土地的乳汁,接受这块土地历史的熏陶,是这块土地长出的一支美丽的花。

千桐,这是个充满了父亲的期待与慈爱的名字。手取川沿岸及附近的农家长有很多桐树。每年的四月到五月,漫山遍野开满了典雅的淡紫色的桐树花,火峰希望自己的女儿集千树桐花于一身,成长为健康、美丽的姑娘,便给她起了这个名字。来摘吧,都来摘吧,她的名字给了解她的人带来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当然不仅仅是她的名字,还有她的肉体,她的肌肤。这大概是她父亲给她起名字时始料未及的吧!

这是火峰去世两年前,昭和五十六(1981)年的事。山崎千桐四十有二,是女人的最盛时期。她两年前离婚回到娘家。从外表上看,她目前的容貌和身材还不令人失望,颇有风韵。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每逢黄昏,千桐便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自言自语,她哀叹自己的不幸,同时也祈祷不要让自己的这种不幸降临到十二岁的女儿阿眉的身上,她希望女儿有一份幸福的生活,一张